

张丽丹:勿让记忆随风而逝

张丽丹总是在寻找“记忆”、“消逝”与“存在”之间的状态,力图用一个合适的契机表现出来。她认为,我们身边的各种事物在时间中会一点点消失,各种事物存在于这个世界的方式是“消失的过程”,但消失过程中的生活痕迹和回忆不应被忘记。

商报:2008年的作品《花眼》,以影像重叠的效果展现,表现出对时间变化的关注。

张丽丹:《花眼》中,我通过视觉与现实的关系引出了“存在”的问题:我们视觉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存在,这一秒已经和上一秒不同了,物质随时间变化,让“存在”不像看起来那么稳定。就像一个花眼的人,我们没必要分辨孰真孰假。

同时,将“花眼”的方法运用到艺术创作形式中形成影像重叠效果,造化为一个占据物理空间的现场,将原本不真实的错觉真实地呈现给观者,可以让人们怀疑自己。这是对成品材料的艺术语言进行的一次拓展。

作品现场的堂屋被营造成旧时家庭的感觉。观者在现场的视觉模糊感,就和我们的历史记忆一样,既模糊又清晰。太多传统家庭的事物已在这个时代消逝,但是它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挥之不去,它的传统也将永远的流传下来。

商报:“再现只言片语”系列中运用沙土书写语言,这种方式此前很多人都运用过,这件作品有哪些突破?

张丽丹:存在与消失、现在与未来、时间、空间、语言,还有机缘,组合这些生活常触及的元素,最终探究人们的情感和生活的意义。这些元素还会发生什么,有什么样的可能,我



“花眼”系列作品局部

只想找到诠释人们存在状态的更多方式。

“再现只言片语”系列用沙子将语言书写在它的发生地点,又让沙在风中慢慢消散,行为过程只有有缘者才可遇到。作品中人们的语言就像这沙土一样,说出后就消失在空气中,这些语言或有意或无意,与我们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。不经意的一句话,有可能决定我们的一生。我想用普通的聊天对话,

反映转瞬即逝的语言与现实存在的生活事件的机缘关系。提示生命中占据最多、也是最有重量的一部分是不经意的琐事,是不经意的话语传达的信息,因为你不知何时被它导向何方。

商报:作品《回:高老太太复活》获得了很多好评,但这件作品最初似乎是另一种呈现方式。

张丽丹:是的,我最初的想法是将“记忆”与

“存在”一起思考,并用一个合适的契机表现出来。老太太的衣服已在我这存放了有一年的时间。最初,我想用这个“人壳”放到北京各个景点照相——带老人神游北京。但是对于我所探究的“存在形式”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,这个想法只好存在了笔记本上。

此后过了几个月,我在学校上张国龙老师的材料课,想用这个“人壳”种

草,领口袖口里长出草来,万物转换轮回。但是想法上可以,形式上缺乏力度,形式感不好,也不符合课程目的,最终流产。直到2007年9月,我上郭建安老师的“纸上谈兵”方案课程,再一次把这个想法拿出来,还是希望找到合适的语境去说这件事。几经否定和深入挖掘,终于定下了现在的表现方式——做一次行动,看看有什么可能。



张丽丹

1984年生于河北省唐山市,200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系。

展览

2011年

“我们!”第二回展(北京)

2010年

“街边研究所”第三回展(北京)

2008年

“小事”作品展(北京)
“中央美术学院2008届毕业生作品展”(北京)
“童话今天——第六届学院之展展”(陕西)

2007年

“物欲——无欲”(北京)
“生活速写”展(北京)

当时我并不确定这次行动的效果会是什么,有各种情况是不可预料的,这需要用实验的精神去实践。而事实说明,这次试验是成功的。我找到了自己的一种新的表现方法——它是局部相关人群的感情影响。而这种变化,这种记忆的还原,又恰恰是“何谓存在”的一种最好证明。形式与想法达到了最恰当的衔接。

商报记者 刘洋

评论

关注另一种存在

刘洋

在张丽丹的作品《回:高老太太复活》中,老人生前的那件衣服已在她那存放了一年。直到2007年9月,张丽丹才终于定下了现在的这种表现方式——做一次将老人复活的行动,希望借此行为探讨生命的意义。当时张丽丹可能并不确定这件作品的效果将怎样,有各种情况是不可预料的,且使它无法完成。这不需要不惧未知的精神去实验。而事实证明,这次实验是成功的。她找到了自己的一种新的表达方法——用记忆回流展现特定时空人群的感情,并呈现他们生命的价值。

带老人的遗物回到村里共同生活,也带回了记忆。这种记忆的还原,夹带着乡亲们对逝者的爱,也将其精神永远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。“我是谁?”这个最终极的哲学问题,化做了一个个别人口述中的人,是另一种意义上的“存在”。在行为的过程中,张丽丹发现更多新的问题。比如,城市与乡村对待死亡的态度有很大区别,忙碌的城市将简单的生老病死变得复杂,众多的物欲让死亡被遗忘;城市社区人群的疏远,让我们甚至不知道邻居从身边消逝;还有随之而来的发

自内心的“尘埃感”,庞大的城市群落消解了个人的声音……作品让参与的乡亲怀念着生命,观看者重新审视当今的生活状态。艺术语言与观念达到了最恰当的结合。

这次实验丰富的收获,为张丽丹此后对问题的思考做了铺垫。2008年,她创作的作品《花眼》,延续着“存在与消逝”这一问题,寻找“存在”不同的可能状态。

《花眼》中,所有的生活场景重影化,看起来像花眼一样模糊不清。时间的长河中万事万物的存在都是不确定的,时而清晰



“再现只言片语”系列作品局部

可见,时而遥不可及。我们的生活场景好似连续播放的影像,不停地随时间变化着,悄然无息不被人注意。作品就是表现了事物

在时间维度上的这种存在状态,就像录影带卡壳一刹那的重叠图像,但里面的一切事物又都是真实的。这些重影的实物给人

一种花眼的感觉,力图将观者带入另一个世界——触手可及却又模糊不清的意境中,体会另一翻生活场景的美感。作品中的堂屋是旧时家庭的感觉。观者在现场的视觉模糊感,就和我们的历史记忆一样,既模糊又清晰。太多传统家庭的事物已在这个时代消逝,但是它的记忆却永远在心中挥之不去,它的传统也将永远的流传下来。作品让观者在欣赏的感性世界中体会到艺术家所探讨的主题——关于“存在与消逝”、“真实与虚幻”、“传统与现代”的不确定状态。